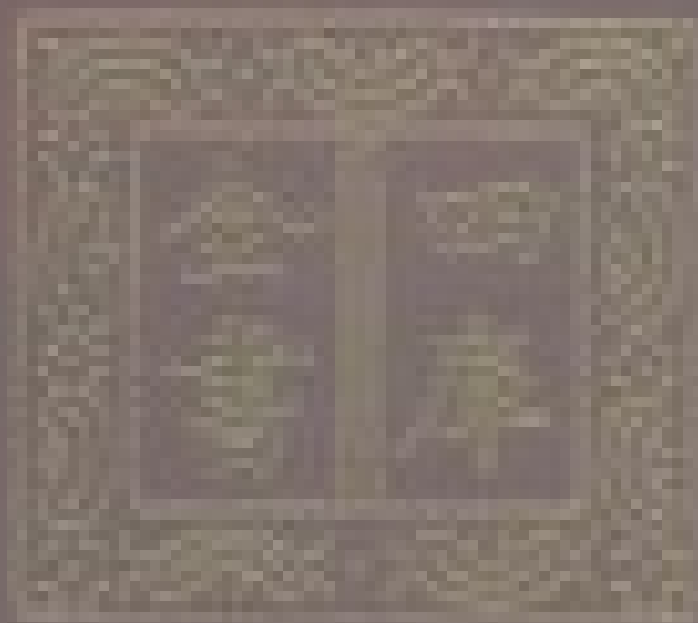




第一三七四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明

文

衡(二)

明程敏政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金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臚錄監生趙簫南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二十九

明程敏政編

記

閔江樓記

宋瀛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
應山川之生氣連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
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
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迤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
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閔江云登覽之
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
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
之朝宗諸侯之迷職城池之高深闕阨之嚴固必曰此
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

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蠻

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

也四裔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

人有炙膚斃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

拔諸水火而登于杜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

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矣止閱夫長江而已

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二

管絃之淫響戴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

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

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

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

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

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

有不油然而興邪臣不敢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

之切者勸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

褻也

琅瑯遊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

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

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

聞琅瑯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

瑯玉山因以名頗聞秀巖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

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三

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

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

盤互雄偉出琅瑯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

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

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

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

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

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

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瀟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早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厯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瀟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鵲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湧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醴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為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偈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瀟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厯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

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尚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榜棹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累累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瑯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厯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寓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生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鑄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瀟入山咸來會歲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慙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寧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六

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
為一方鵝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
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
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
月溪稍南有吳道士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
鵝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
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
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瞰大厓井井亦幻卿所鑿沿
山腰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
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
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幻卿博求
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
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
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
乃物理之常奚足深嘆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
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幻卿者黼黻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七

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幻卿固能使琅琊聞于一方
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
世界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
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
元季繯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厠跡朝班出
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
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漁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
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
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遊荆塗二山記

漁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
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漁搜
訪與青宮言之漁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
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
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余將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汭流而上屆今懷遠縣以俟灝泰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子日曠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灝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灝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樅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壩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頽然歎足坐諦視之乾解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聲礫拂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甘覆以茆茨曰聖水亭取水以榮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實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米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夫崇作石未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媼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到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岫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灝亦下麓入絲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下如屋側身而入

石平如牀座可坐人號爲下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立玄質而白緣繁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遂郊瀕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禹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厯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單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

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豈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下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下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毫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

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宋九賢遺像記

瀛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未微聳顴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褰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縞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頽然有顴特然其下瘦骨爽而神清顴長過領內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縞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晚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顴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

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矍目峻準直顴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中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纒純緝前微下

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未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顴少而疎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腫臙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顴側耳微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毫生髮前冠縞布冠中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縞帶蹠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顴神采燦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然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髯淺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蹠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瀛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

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新雨山房記

諸賢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賢界上張氏恃諸賢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賢被兵特甚崇覺巨室焚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斷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歎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古

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飾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修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賢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清事息始闢址夷檾創屋十餘楹旁植修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壚詩畫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養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記之一室

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佚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有完葺而知其安乎糗梁芻豢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飲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上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抗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吳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殿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怪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七

登一失尺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紫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狹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等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激毫髮不隱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驟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七

衣袂成碧色山蟲崖廵奔逸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尺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再再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鮮暈時有水珠耗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泉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七

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他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過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巖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馬復從崖東折度畧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照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窟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輟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禱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簞簞間有平果數百畝可耕溉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聲響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晚之正黑投以小石鰲若

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鉢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造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寔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緣絕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杖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表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壘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文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護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罷以收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

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潛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文

為滿液癭腫膠屈矣不亦速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畏所記

胡翰

常山邑丞劉彥英當自潞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恆若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五

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遁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過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馬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五

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偽叅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疊疊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蹈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者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不為之故其畏也非恒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恒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第二子自為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任官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

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實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寧寧不重有警云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之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章公三益求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興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五

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剝移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螭如蝦蟆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行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顗徐霽游釣諸名輩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

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曉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逢執徐之歲有晉熱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輪記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
卷二十九

五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疊折下者則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修禱祀之禮顓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泊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早不為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渾而沃田間芄芄皆美稼也余為憫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歟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耆千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

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為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饑饉之毒亦惟君惻惻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令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識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

民寧風旱逆時而凡禮之所當為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榷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裕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為先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